

黄守岗 著

“达摩狮”的嚎叫： 艾伦·金斯堡诗歌中的后现代元素

Dharma Lion's Howl: A Study on the Postmodern
Elements in Allen Ginsberg's Poetry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达摩狮”的嚎叫： 艾伦·金斯堡诗歌中的后现代元素

Dharma Lion's Howl: A Study on the Postmodern
Elements in Allen Ginsberg's Poetry

黄守岗 著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达摩狮”的嚎叫:艾伦·金斯堡诗歌中的后现代元素/黄守岗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9.5

ISBN 978-7-307-20625-0

I.达… II.黄… III.金斯伯格(Ginsberg, Allen 1926-1997)—诗歌研究—文集 IV.I712.07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9186号

责任编辑:郭静

责任校对:汪欣怡

版式设计:马佳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箱: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14.75 字数:212千字 插页:2

版次:2019年5月第1版 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20625-0 定价:40.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文献综述	4
第二节 理论基础	17
第三节 研究思路	22
第一章 后现代主义诗歌概述	27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之争	27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诗歌特征	42
第二章 反叛与解构:中心的消解	51
第一节 金斯堡对正统文化的反叛	51
第二节 金斯堡对疯狂与理性的解构	61
小结	74
第三章 即兴与速写:自发式写作	76
第一节 金斯堡自发式写作的成因	76
第二节 金斯堡自发式写作的特征	83
小结	95
第四章 吟诵与表演:表演式创作	97
第一节 表演诗歌概述	97
第二节 金斯堡诗歌中的表演	107
小结	146

第五章 佛禅与中国:反叛的另一路径	148
第一节 金斯堡的佛教诗学观.....	149
第二节 金斯堡诗歌中的佛禅.....	160
第三节 金斯堡诗歌中的中国.....	171
小结.....	178
结语.....	181
参考文献.....	186
附录一.....	198
附录二.....	228

绪 论

一个伟大的诗人去了
可他的声音
还在不停地回荡
永远也不会消失……

—— Lawrence Ferlinghetti

只有那些真正进入精神世界的人才明白世俗权威虚假的外表是如何荒诞可鄙。所有人迟早都要迈入这个精神世界，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

——Allen Ginsberg

厄温·艾伦·金斯堡(Irwin Allen Ginsberg)1926年6月3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市(Newark)的一个犹太后裔家庭。巧合的是，同在新泽西州离纽瓦克不远的两个城市——卢瑟福(Rutherford)和卡姆登(Camden)，与美国文学史上的两位杰出诗人均有着不解之缘。威廉斯(W. C. Williams)1883年出生在该州卢瑟福城的一个商人家庭；惠特曼在新泽西的卡姆登生活了大半辈子，并最后安葬于此。

不过，和惠特曼、威廉斯两人不同的是，金斯堡的名字通常是和“垮掉的一代”、“反正统文化”、“同性恋”、“疯狂”、“嚎叫”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的。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后，金斯堡的名字也偶尔有人将其和鲍勃·迪伦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在相当一段时间它还和“诗坛怪杰”、“资产阶级文学”甚至“糜烂的诗歌”等字眼

联系在一起。^①无论在国内外，在很长时间里金斯堡似乎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这一点上，金斯堡和他的前辈们颇有几分相似。在金斯堡发表《嚎叫》的一百年前，惠特曼于1855年出版了《草叶集》的第一版，此本诗集的出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批评和质疑，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爱默生曾评价《草叶集》是一本“缺乏好的道德寓意的书”。^②不仅如此，《草叶集》还遭到了美国当局的查封，惠特曼本人也被开除公职。具有相同遭遇的还有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在同代人眼中，布莱克几乎就是一个沉溺于自己想象世界中的“疯子”和“精神分裂者”。直到逝世后的第三年，一个叫做阿伦·坎宁安(Allan Cunningham)的人为布莱克写了一篇传记《英国知名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传记》(*Lives of the Most Eminent British Painters, Sculptors, and Architect*)，世人才第一次耳闻布莱克的名字。(林晓筱，2013: 51)如果说人们往往把金斯堡的名字和“疯狂”、“同性恋”、“垮掉派”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和布莱克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天真”、“愚笨”。对此，布莱克曾说道：“天真是冬季的袍子，可以御寒。”(布莱克，2011: 2)至于被人贬斥为愚笨，布莱克说：“如果傻瓜坚持他的愚蠢，他就会变得聪明。”(Merrill, 1988: 2)诚然，文学史上许多伟大的人物都是在饱受争议后被世人认可，而后获得经典作家

① 袁可嘉于1963年在《文艺报》上发表题名为《腐朽的“文明”，糜烂的“诗歌”——略谈美国“垮掉派”、“放射派”诗歌》一文，时隔多年后，他在《我与现代派》一文中提到自己30多年前所写的这篇文章，对于这段时期中国文学界对包括“垮掉的一代”在内的现代派文学的接受态度，非常坦诚地总结了教训，认为当时“我已完全忘却历史地、唯物地、辩证地对待文艺现象的准则，忘却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原则，而染上了不分是非、一律骂倒的粗暴作风。这是我生平一大失误，事实证明，这种恶劣做法，既无益学术，也不利政治，这要到年代后期才得到改正。这个惨痛教训是我一生难忘的”。参见袁可嘉：《我与现代派》，载《诗探索》，2001年第3~4辑，第198页。

② 爱默生曾去信惠特曼，称赞他及其《草叶集》为“美国迄今为止贡献最出色的机智与智慧”，而在一年后的另一封给友人的信中却认为该书“缺乏好的道德寓意”。见爱默生：《爱默生文集》，范圣宇编，广州：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274页。

地位的。金斯堡似乎就是这样一位在争议声中逐渐成长，最终被认可和受到推崇的诗人。仅举以上惠特曼和布莱克这两个例子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堪称英美文学史上的大诗人，而且还因为二者是给予金斯堡影响最大的其中两位诗人。

和金斯堡的名字密切相联的还有其《嚎叫》。1955年10月13日晚，金斯堡在旧金山六画廊举办的诗歌朗诵会上朗诵了他最负盛名的《嚎叫》，在朗诵会后的几个月里，为了《嚎叫》的出版宣传，金斯堡将近百本《嚎叫》的版前本寄给当时颇有影响力的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艾略特，庞德，奥登，罗森塔尔(M. L. Rosenthal)等人，但他们的回复中不乏众多批评之音。另据《达摩狮：艾伦·金斯堡评传》(*Dharma Lio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一书的作者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记载，诗人兼评论家约翰·豪兰德(John Hollander)是金斯堡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的同学，他曾斥责《嚎叫》“是本非常短、非常乏味的书”，尽管他也承认金斯堡具有“真正的才华和敏锐的口头语言感受能力”；诗人詹姆斯·狄克尼(James Dickey)在《斯万尼评论》(*Sewanee Review*)上发表文章称《嚎叫》是“兰波的《地狱的一季》的外衣下一个美国青少年毫无新意的胡言乱语，这位青少年发现机器文明对他阅读了布朗克的诗不感兴趣”；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埃克曼(Frederick Eckman)在诗歌杂志上发表文章称《嚎叫》是他读过的“最粗糙的诗”。(Schumacher, 1992: 258)我国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把金斯堡的诗歌作品和“资产阶级文学”甚至“糜烂的诗歌”等联系在一起。张曙光在《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二十世纪美国诗歌》中写道：“金斯伯格^①(指金斯堡)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前不久我从《书城》杂志上看到美国很有影响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一篇访谈，里面提到了两位中国人熟悉的诗人，一位是阿什贝利，另一位就是这位大名鼎鼎的金斯伯格。这位布鲁姆先生讲话毫不客气，他称阿什贝利是大诗人，而金斯伯格虽然是他的朋友，但

^① “金斯伯格”与“金斯堡”均是“Ginsberg”的音译，除引自公开发表的文献外，本文采用“金斯堡”这一译名。

他认为金斯伯格甚至连诗人都算不上。”随后他又写道：“布鲁姆是这样的批评家，他一直坚持诗歌审美是第一位的，对诗中的社会内涵并不在意。也就是说，他更看重的是艺术性，而不是社会性。因此，他不认同金斯伯格也就在情理之中了。”(233-234) 综上国内外的不同声音可以看出，金斯堡和他的前辈诗人们的命运颇为相似，都经历了从争议到认可，随后逐渐走向经典作家行列的过程。对于这样一位在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如何解读其诗歌作品？但凡学术研究往往要从某个视角展开，本文选取“后现代”这一视角是基于如下考虑：首先，在时间分期上，很多文学史家把“二战”作为后现代主义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崭露头角的金斯堡的诗歌创作体现了哪些后现代主义诗歌特征？其二，学界把金斯堡和后现代联系在一起的说法虽然很多，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从这一视角深入研究金斯堡的成果。即这些说法都没有回答金斯堡诗歌中的后现代元素具体体现在哪几个方面，是如何体现的。其三，从后现代这一视角看，金斯堡一反传统的诗歌创作方法，后期创作了大量的即兴表演诗歌，这些表演诗并不是以传统文字书写的形式创作的，而是以录音录像的方式创作的。这些以多媒体形式记录下来的作品国内外很少有人对之展开研究。而金斯堡后期创作的这些表演诗不仅是其诗歌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其诗艺观成熟的重要标志。

本书要重点展开研究的是金斯堡诗歌中的后现代元素，以及这些元素是如何在其诗歌创作中体现的，并由此解析出这些后现代元素的实质。

第一节 文献综述

国内外金斯堡研究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有关金斯堡的文章、著作大多会把相当多的篇幅留给“垮掉的一代”。相应地，关于“垮掉的一代”的研究中金斯堡也往往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评论界多从历史的横断面切入或掺和在“垮掉的一代”研究里展开研究，专门针对金斯堡展开研究的成果并不多。

国外研究中，对于金斯堡研究较为重要的文献应首推两部有关

金斯堡的评述性传记:《达摩狮:艾伦·金斯堡评传》(*Dharma Lion: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 (Michael Schumacher, 1992);《艾伦·金斯堡传》(*A Biography of Allen Ginsberg*) (Barry Miles, 2010)。其中,舒马赫(Michael Schumacher)的这部传记记述了金斯堡从出生前至1990年间对于金斯堡诗学观的发展变化联系紧密的一些事件,此本传记也是目前国内外针对金斯堡研究成果中最具可靠参考价值,引用频次最多的文献之一,是不是最多,笔者没有统计,但大凡较有影响的论文或著作都会以舒马赫所写的这部传记当作权威的文献加以引用。迈尔斯(Miles)所著的这篇传记主要依据的是作者与金斯堡长期的交往经历和金斯堡所写的日记和信件来撰写的。此外,莫瑞尔(Thomas F. Merrill)写有《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一书,与其说该书是传记,倒不如说是一部解读金斯堡创作及其诗艺观的研究成果。美国作家拉斯金(Jonah Raskin)著有《美国式尖叫:艾伦·金斯堡的嚎叫和垮掉的一代的形成》(*American Scream: Allen Ginsberg's Howl and the Making of the Beat Generation*) (2004)一书,该书以《嚎叫》为中心,以类似自传的形式详述了金斯堡作为一名诗人的成长过程,作者认为金斯堡的诗歌艺术所体现出的才能和他作为“垮掉的一代”文化现象的代表同样令人瞩目。此外,《艾伦·金斯堡在美国》(*Allen Ginsber in America*) (Jane Kramer, 1969)以类似小说的形式记述了金斯堡一生中的主要事件,《纽约时报》对这本书有这样的评价:“(这本书)读起来像小说,即使你对金斯堡所写的诗歌未曾读过一行,你也会喜欢这本书。”(Kramer cover)因此,这本书既具有文学作品的特点,文内有大量对话和事件的描写,同时也具有传记的特点。

第一:“垮掉的一代”文化研究。要研究金斯堡,就无法避开提及“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垮掉的一代”这一提法最先出自1948年凯鲁亚克(Jack Kerouac)同约翰·克列农·霍尔姆斯(John Clellon Holmes)的一次谈话,“它指‘二战’后美国面对令人压抑的生存情势对现实生活厌倦,然而又不得不生存下去,因而采取‘逃避’态度的一群人”。(文楚安,2010:26)《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对“垮掉”的解释为:“所谓‘垮掉’就是被击倒,被打败;同

时‘垮掉’也是纯洁而神圣的体验。”(埃利奥特, 1994: 914)可见, “beat”一词的意义远不只是“垮掉”之意。“从音乐角度来说, ‘beat’一词暗指‘跟上节奏, 与他人合拍’。多数情况下指的是爵士乐的节奏, 有人因此把‘beat poetry’称之为打字机上的爵士乐(typewriter-jazz); 从社会、心理、政治的角度来看, ‘beat’一词还有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人的‘垮掉’状态, 但他们‘垮’而不‘倒’。”(Gray, 2012: 610)

基于“垮掉的一代”所代表的意义之复杂性, 许多研究成果都围绕着“垮掉的一代”所代表的文化现象展开, 或把金斯堡研究作为部分放在垮掉派研究这个整体之中。《破晓男孩: 垮掉的一代文学论文集》(*The Daybreak Boys—Essays on the Literature of the Beat Generation*)(Gregory Stephenson, 2009)一书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垮掉派的几个核心成员: 凯鲁亚克, 金斯堡, 巴罗斯, 柯索, 霍尔莫斯, 费林格蒂以及卡萨迪等人。和许多有关金斯堡的研究一样, 这篇针对垮掉派研究的专著也只是分析了金斯堡最负盛名的《嚎叫》。史蒂芬森(Stephenson)认为, 金斯堡的《嚎叫》就是一个典型的受难—复活的过程, 这种从出生到受难到复活的过程隐藏在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中, 这个典型过程实际上就是神话原型; 在史蒂芬森看来, 《嚎叫》的原型可以追溯到一则有关太阳神的神话——夜海之旅(night-sea journey): “居住在海边的远古初民认为每当夜幕降临, 太阳在大海上消失的时候, 太阳是被妖怪吞进了肚里, 在第二天的清晨妖怪又会在东边将太阳从肚子里吐出来。”(Stephenson, 2009: 51)史蒂芬森认为, 夜海旅行是遁入地狱, 它是主人公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是进入无意识、黑暗和深不见底的水中……旅行的最终结果为获得再生和战胜死亡, 是主人公的自我在向其诱惑性的母亲循环性的回归; 圣经旧约中的约拿(Jonah)被大鱼所吞, 维吉尔《埃涅阿斯纪》中的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的漂泊与战争遭遇, 《神曲》中的但丁迷途遁入地狱无一不是一次次“夜海旅行”。在史蒂芬森看来, 《嚎叫》中所记述被“疯狂毁掉的一代精英”, 他们经历了从抗议、痛苦、愤怒、哀悼到接受、仁爱和最后获得幻象的历程。诗中的主人公遁入黑暗的地下世界, 遭受孤独与磨难之后获得

了精神上的启悟，获得了福音与幻象，最终实现了与上帝同在，体悟到了世间万物皆神圣(“Everything is holy”)。堕落与奋起，毁灭与重生，饥饿与放纵，昏睡与清醒，黑暗与光明，死亡与再生构成了整首诗的行文结构。

文学史家们对金斯堡的介绍也往往是将其归并入垮掉派作家之列。例如，《美国文学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Literature*)在“1945年后的美国文学”(The American Century: Literature since 1945)这一部分中，作者将金斯堡、凯鲁亚克和柯索(Gregory Corso)放在一起介绍，并称“金斯堡是垮掉的一代最伟大的诗人”。(Blackwell, 285)《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在介绍“1945年后的美国诗歌”时，也是把金斯堡放在垮掉派诗歌这个整体中来介绍的。这本书认为：“50年代美国的诗歌充满了各种对立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最早都是通过垮掉派这一新的先锋派中最具挑衅性的一群诗人公开表现出来的。”(埃利奥特，1994：913)无疑，金斯堡是最具挑衅性的诗人之一。该书还把金斯堡和“垮掉的一代”另一成员斯奈德作了比较：

金斯堡是一个怒气冲冲的城市弥赛亚，斯奈德则是一个孤独的乡村冥想者；金斯堡是疯狂的、自我暴露的、愤怒的、敏感的；而斯奈德是节制的、退守的、容忍的、沉思的。在《嚎叫》里，金斯堡写下的诗行委蛇、繁杂、移动迅速、常常有联想的跳跃；斯奈德在《防波堤的乱石》(1959)和《神话与经文》(1960)中的句子却十分短促、简洁、移动缓慢、小心地避免具体细致的自然观察。如果说金斯堡的诗兼取瓦尔特·惠特曼和安托宁·阿尔托的特点，斯奈德的诗则兼其埃兹拉·庞德和亨利·梭罗的风格。(埃利奥特，1994：914)

当然，同样是垮掉派核心成员的两位诗人也有不少共同点：

两人(指金斯堡和斯奈德)都寻求神秘的启示，两人都接受了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宗教观念，两人都驳斥把诗人视为文人

的看法；金斯堡说只有想像自己并不是在作诗，而是在写一种更亲密的文字（例如在写一封给好友的信），他才能够动笔顺利地写作《嚎叫》，斯奈德同样也认为“诗歌不是写作或者著述”，而是更具基本人性的，甚至是无须用文字表达的某种东西；金斯堡心目中的诗人是圣经中的先知，斯奈德认为诗人应是萨满教部落中的巫师，两人都遵循古代口头表达的传统，把“呼吸，声音，出神入化的状态”作为表现手段。（埃利奥特，1994：914-915）

刊载在《哈佛神学评论》的《在圣洁的路上：作为宗教反抗的垮掉的一代运动》（“*On the Holy Road: The Beat Movement as Spiritual Protest*”）（Stephen Prothero, 1991：208）一文认为：“垮掉派运动以凯鲁亚克、巴罗斯和金斯堡三人于1944年在纽约的会合为开端，在20世纪50年代旧金山诗歌复兴运动中得到发展……”该文认为包括金斯堡在内的垮掉的一代主要探索的主题是“疯狂”与“死亡”。“垮掉的一代”逃离教堂，来到大街上与妓女、吸毒者、流浪汉和爵士音乐者为伍，却从未放弃对信仰的追寻。从宗教学的角度看，垮掉派和行走在通往圣殿的朝圣徒们颇为类似，只不过他们的目的不是到达某个终点，而是“在路上”而已。在这个“在路上”流浪、放逐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佛教。尽管有些分歧，凯鲁亚克、斯奈德、金斯堡在佛教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基本持相同观点。例如：他们认为生活是苦难和无常的，他们也认为这个世界是虚幻和稍纵即逝的。文章还认为：金斯堡最富有亵渎色彩的《嚎叫》大胆肯定了万物皆神圣，表面上看似亵渎的东西都是神圣的。《嚎叫》的尾注就是歌颂一切皆神圣的一段颂歌。这篇文章同时也可以被看成从宗教（佛教）的角度来研究金斯堡的成果。

第二：佛教视角下的金斯堡研究。“垮掉的一代”研究学者崔基里奥（Tony Trigilio）著有两部有关金斯堡的专著：《艾伦·金斯堡的佛教诗学观》（*Allen Ginsberg's Buddhist Poetics*）（2007）和《重读布莱克、杜利特和金斯堡创作中的启示录》（*Strange Prophecies Anew: Rereading Apocalypse in Blake, H. D. and Ginsberg*）（2001）。前一本

是一部较为系统研究金斯堡佛教思想的专著，该书对金斯堡的佛教诗学观进行了阐明与归纳，例如：“经典诗歌是一个过程或实验——一个对现实本质或内心本质的探索”；“高雅诗歌，即这里所说的经典诗歌，探索的是人的意识，而低俗诗歌寻求的只是内心安慰或以作品出版为目的——纯粹只是一种别致的自娱自乐。在金斯堡看来，经典诗歌或真正的诗歌是一个正念或冥想的过程。”(Trigilio, 2007: 6)

《艾伦·金斯堡和诺曼·费切的佛教诗学观》(*Embracing Fracture: The Buddhist Poetics of Allen Ginsberg and Norman Fischer*) (Mathew Louis Rotando, 2012) 是一篇以佛教为主轴来研究美国现代诗的博士论文，作者选取的研究对象是两位诗人：金斯堡和罗曼·费切(Norman Fischer)。针对金斯堡，作者认为在诗人早期创作中，最能体现金斯堡佛教思想的产生与发展的两首诗是《释迦牟尼佛从山里出来》(*Sakyamuni Coming Out from the Mountain*)，《乘京都到东京快车》(*The Change: Kyoto-Tokyo Express*)，而金斯堡最负盛名的《嚎叫》所反映出的诗学观和政治观为后期金斯堡的宗教思想与诗学观的成熟作了铺垫。《达摩流浪者》(P. J. Johnston, 2013) (*Dharma Bums: The Beat Gene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Counter-cultural Pilgrimage*) 一文指出：学术界对于垮掉的一代宗教上的朝圣意义以及“灵性”问题(spirituality) 缺乏研究，甚至因为垮掉派作家攻击许多基督教的既定价值观，因而很少人会从宗教上来解读他们。作者引用了斯奈德对垮掉的一代的佛教特征的概括，认为垮掉派就是一群在路上的佛教朝圣徒。作者将朝圣与游历相区别来澄清垮掉派是朝圣而不是游历：朝圣和游历的区别在于行走的动力是否是宗教的。他还将游客和朝圣徒相区别：“极为当真的游历之人就是朝圣徒”，或“不想被称之为朝圣徒的游历之人就是游客”。(Johnston, 2013: 176) 垮掉的一代朝圣徒具有如下特征：他们没有固定地理上的目的地，他们关注的是路途本身，借“在路上”来改变经验。对此，作者认为，他们没有朝圣的目的地不应理解为一种还俗或他们眼中本没圣地，而是因为所有的地方都是圣地，一切皆神圣——这一点金斯堡在《嚎叫》中已作了很好的诠释。既然任何

地方都是圣地，那为何还要行走在朝圣的路上呢？作者认为：洞见的获得往往是来自于远游过程中获得的一种间离和重组的意识。通过这种长途游历来阻止习惯性的认同或对某个地方既定的感知，这样，此种巡游的行为主张又和大乘佛教的“不二论”和“空”的概念联系在了一起，佛教主张不要执着于任何事（包括任何地方），同时又接纳一切。因此，垮掉的一代朝圣的宗教目的似乎就是寻求这种佛教上的“无常”。

《同处一轮孤月：美国当代诗歌中的佛教》(*Beneath a Single Moon: Buddhism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Poetry*) (Kent Johnson, 2001) 一书从佛教角度收录了美国现当代时期一些诗人的散文和诗作，其中收录了金斯堡的一篇散文《冥想与诗学》“Meditation and Poetics”。该文最初刊载在《宗教写作的技法与艺术中》(*Spiritual Quests: The Art and Craft of Religious Writing*) (William Zinsser, 1988) 一书中。其中的核心观点有：诗不能仅仅当作诗来看，诗也不是一个别致的爱好或自我倾述；真正的诗歌是对现实和内心的探索，是对现象世界的透视；经典诗歌是一种过程或实验，是一个探索现实与内心本质的过程，真正的诗歌不是有意识的一种创作，不是坐下来为了发表而写出的东西，创作的目的是追求心灵与语言的纯净，即为了获得洞见。这一点和佛教中“无分别心”和通过“冥想”、“静虑”来获得“开悟”的观念是一致的。金斯堡认为，要获得这种纯净的意识，通往自己的内心，就需要对我们思维中的死板和执著解缚松绑。诗歌正是一个为我们的思维解缚的过程。佛教中，冥想的目的是去除杂念，让思绪追随自己的内心，即通过冥想，摒弃那些先入为主束缚了我们头脑的杂念，为思绪松绑，既不赶走他们，也不邀请他们进来，只是坐在那里静观我们的思维在大脑中流淌，生灭。《美国佛教文学的萌发》(*The Emergence of Buddhist American literature*) (Whalen-Bridge, 2009) 一书介绍了佛教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其中有两章介绍了佛教与金斯堡的关系。该书第六章是从金斯堡对幻觉的追求为切入点的。本书认为：幻念状态对垮掉的一代作家而言是揭示宇宙真理的一种方式——是透过现实幕墙对真理的一瞥。幻念也是获得（意识）改变的方式——它通过去除头脑

中的先入之见，为重新观察过去提供机会。在获得幻念的方式上，金斯堡经历了从吸食毒品到皈依佛教的转变。金斯堡通过参禅打坐来获得佛教中意识的“静点”(stillpoint)——即关注肉体，特别是人的呼吸，来获得一种金斯堡先前追寻的幻念状态。在这样一个“静点”时刻，过去、未来和现在都在当下融为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体。在第9章“美国诗歌中的金刚乘”(The American Poetic Diamond Vehicle)中，作者主要记述了禅修大师邱阳·钟喀巴(Chogyam Trungpa Rinpoche)对金斯堡的影响。试图去除头脑中先入为主的杂念，获得一颗明心和洞见自我和世界的的能力，是金斯堡诗歌创作和钟喀巴禅修的共同目标。金斯堡从早年追随布莱克幻觉到借助毒品都是为了获得扩大感知的范围，但佛教为金斯堡提供了一种比毒品健康，比迷恋布莱克幻觉更好、更可靠的方式来拓宽人的感知范围。1950年他写的一首诗或许是此番转变的标志之一：《我用以思考现实的术语》(*The Terms in Which I Think of Reality*)。(Whalen-Bridge, 2009: 158)诗中，诗人看到的是艾略特笔下的一片“荒原”，到处是吃着腐食的蠕虫，世界就好比一座“粪山”(a mountain of shit)，诗人认识到若要消除这座山，必须得用手一点一点刨除。也就是说，代表内心污垢的粪山是可以用手一捧一捧刨除掉的。对于诗人而言，诗歌正是这样一种可以把现实世界的污垢一点一点刨除或转变的手段。该书引用钟喀巴的观点：粪便是经验之粪肥，即这些污秽之物是因一个人内心的欲望和激情而生产出的又脏又臭的垃圾，通过打坐沉思，这些粪肥可以转化为滋养菩提树的肥料，从菩提树生长的土地上就可以长出能启悟人的庄稼，那就是为什么莲长在淤泥中却能开出冰清玉洁的莲花的缘故。(Whalen-Bridge, 2009: 159)

从佛教视角对金斯堡的研究应该说是富有成果和启发性的，但也存在着不足。一是专门针对金斯堡佛教思想的研究成果不多，大多放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个派别的语境中来展开研究。二是研究内容侧重其佛教思想及其形成过程，将其佛教思想用于分析其诗歌的篇幅极小。另外，佛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宗教体系，它包含各种宗派教门，而各教派间又盘根错节。这一方面是因为佛教在传承

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例如佛教到底是发源于印度还是尼泊尔目前仍存争议，加之这些研究者（当然也包括金斯堡本人）并不是正真意义上严苛遵守某一佛教教义的佛教徒，因此使得这些成果中的很多佛教理念不仅不成体系，甚至还存在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例如，“百度百科”称金斯堡的佛教导师钟喀巴为“当世成就卓然的禅修大师”，国内外也有许多研究将金斯堡与禅联系在一起。而在上文提到的《佛教美国文学的萌发》一文中，作者认为这位佛教导师代表的是藏传佛教的疯智派（156）。因此，在上述许多文献中，“禅”和“禅宗”的概念被混为一谈，严格意义上的禅宗应属汉传佛教的一个宗派。

除上述传记、文化研究、佛教等几个视角上的文献外，国外研究中还有一些从影响研究、自白派研究及与中国文化（也包括文学）交汇的成果。从影响角度看，对金斯堡创作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家主要有威廉·布莱克，沃尔特·惠特曼，埃德加·爱伦·坡，庞德，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人。《与中国作家的邂逅》（*Encounters with Chinese Writers*）（Annie Dillard, 1984）一书的第一部分记述了包括作者（Annie Dillard）在内的一行六人组成的美国赴中国考察团的见闻，时间是从1982年5月至6月。第二部分记述的是中国作家代表团对此次美国考察团来访的回访，陪同中方代表的有包括作者和金斯堡在内的9人。此次访问交流讨论的主题依旧是作家创作的目的，文化差异等方面的问题。交流会后，作者和金斯堡还额外抽出一天陪同中国作家去了迪斯尼。在《美国现代主义诗歌及与中国的交会》（*American Modernist Poetry and the Chinese Encounter*）（2012）一书中，苏晖写有《艾伦·金斯堡眼中的中国》”（Allen Ginsberg's China）一章，该章主要观点有：金斯堡由20世纪50年代的冲着怪物摩洛哥大声嚎叫转向60年代的平和、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佛禅及中国文化中“和”的精神的影响。在金斯堡访问中国之前，金斯堡对中国的印象主要还是一个西方世界构建的“他者”形象，但在1984年诗人访问中国后所创作的诗歌中，有关中国的形象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金斯堡开始寻求个人的洞察力，在诗歌创作中更多的是忠实于自己的眼睛